

邢丹文，“只缘生在此山中” | 艺术客·秋季刊

原创 卢迎华 weart艺树客 2020-01-08 18:00

2019 AUTUMN
秋季刊



邢丹文

近几年邢丹文在北京和华沙举行的个人展览，我都有机会看到。从在北京红砖美术馆全景式的创作生涯展示，到华沙当代艺术中心中对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拍摄北京东村的聚焦，我们看到邢丹文的创作经历以及从拍摄的内容、创作的方式和语言到媒介的多次转变。在这个对话伊始，我请邢丹文从她的作品中挑选五到六件作品（或系列），具体围绕这些作品来讨论有关“摄影”的问题，希望借此机会更深入地探索艺术家创作背后的动机与脉络。以下对话是与邢丹文通过邮件进行的。



“我是女人” 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人间指南（下） 2019 年

卢：请你先谈谈自己是如何开始涉足摄影的。

邢：我想了想，其实我从一开始拍摄，因为没有学过摄影，没历史、没知识，也没见识，没有他人摄影作品的影响，所以（创作起来）很自由和纯真，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全然以绘画的眼光去观看和构筑影像。“摄影”很天然，貌似纪实，实际“超”现实。我最早的照片，是我在上央美本科期间课余和寒暑假里拍摄的，拍日常生活，也拍边远地区的旅行。

卢：在不自觉地开始摄影创作之后，什么时候在意识上更明确地要进行拍摄？

邢：1993 年年底我去欧洲，第一次出国，就到了德国汉堡。这也是第一个引发我拍照的城市。之后我跟着感觉走，开始在国外旅行时拍摄。这时，我才意识到：内容并非先决，我实际总是在“借”外界，制造我自己的图像。拍摄对象是否熟悉或陌生，对我似乎不重要，在欧洲路遇的景象和国内的旅行，并没有什么区别。或者反过来说，这使我不再关注那些拍摄的“热点”，比如西藏题材等等。



“线”的静帧 双视频影像 高清 立体声音效 2018 年
“都市演绎” 英国曼切斯特 URBIS 艺术中心 2006 年

卢：你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绘画，但从美院毕业后，你并没有继续作画？

邢：从美院毕业后，因为生活动荡，我为了简化工作的空间条件，就做了一个决定：放弃绘画，只用相机创作。1993至1998年，我拍了一批追求“摄影”的照片，包括“我是女人”和“个人日记”。“我是女人”是非常个人内心方式的独白；“个人日记”前期拍摄非常“借形”，也深受沃尔夫冈·蒂尔曼斯的鼓励。但是后期，因为受杂志专题摄影工作的影响，我在自己的拍摄中开始增强其中的新闻纪实性。“我是女人”最近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出，虽然是老照片，但这是这组作品第一次制作展出。



“个人日记” 摄影 1993-2003 年 北京红砖美术馆 “爱之囚”个展 2017 年

卢：到纽约学习是否促成你在创作道路上另一个大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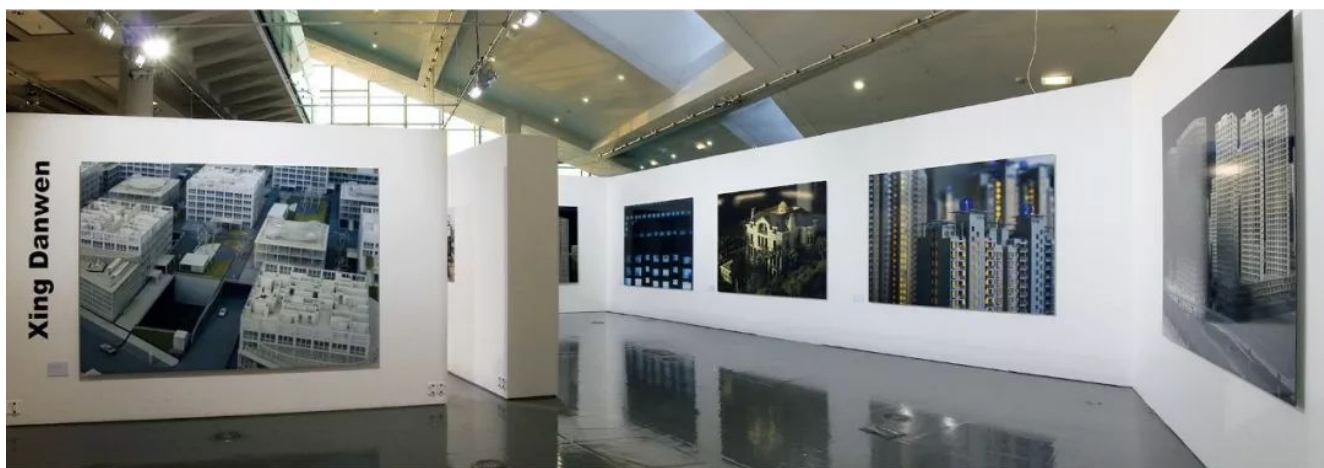
邢：1997年，我的专业摄影角色已完全被认可，我突然不想做了，明确地意识到我其实不感兴趣“专业”摄影。1998年秋，我离开北京前往纽约。那时我的想法很明确，如何扔掉“摄影”的通常概念，从取景框里走出来，做观念性创作，但是在工具材料上，我继续使用相机，学习数字影像，并且专注从未接触过的媒介：动态影像。主要创作了作品“长卷”和“条幅”，但这“条幅”作品从未亮相过。而我的第一件录像作品“梦游”，虽然是动态影像，但实际上很静态，似“摄影”。这类摄影，首先打破了摄影的框，又欺骗了相机本身。“长卷”也是我在做完作品之后，才找到了与“古画长卷”的联系。

卢：这个时期创作的动力更多是从媒介本身的特性出发，学习录像创作和在纽约这段时间是如何作用于你此后的工作？如何影响你对于摄影的理解？

邢：2002年，我拍摄了回国后的第一组作品“绝缘”。面对这个主题，我刻意回避了通常的拍摄视角，拍得很“静物”，平面设计感很强，好似摆拍。但实际上，这些作品都是我在现场抓拍的，因为现实和拍摄条件限制的原因，我以最大可能性的便捷方式去获得我需要的影像。我有意回避和这个主题相关联的人和生活环境，抛开所有纪实摄影中的元素，铺平画面提纯内容，使得看似极简主义的视觉有更多的画外音。



“绝缘” 纽约惠特尼美术馆 American Effects 展览现场 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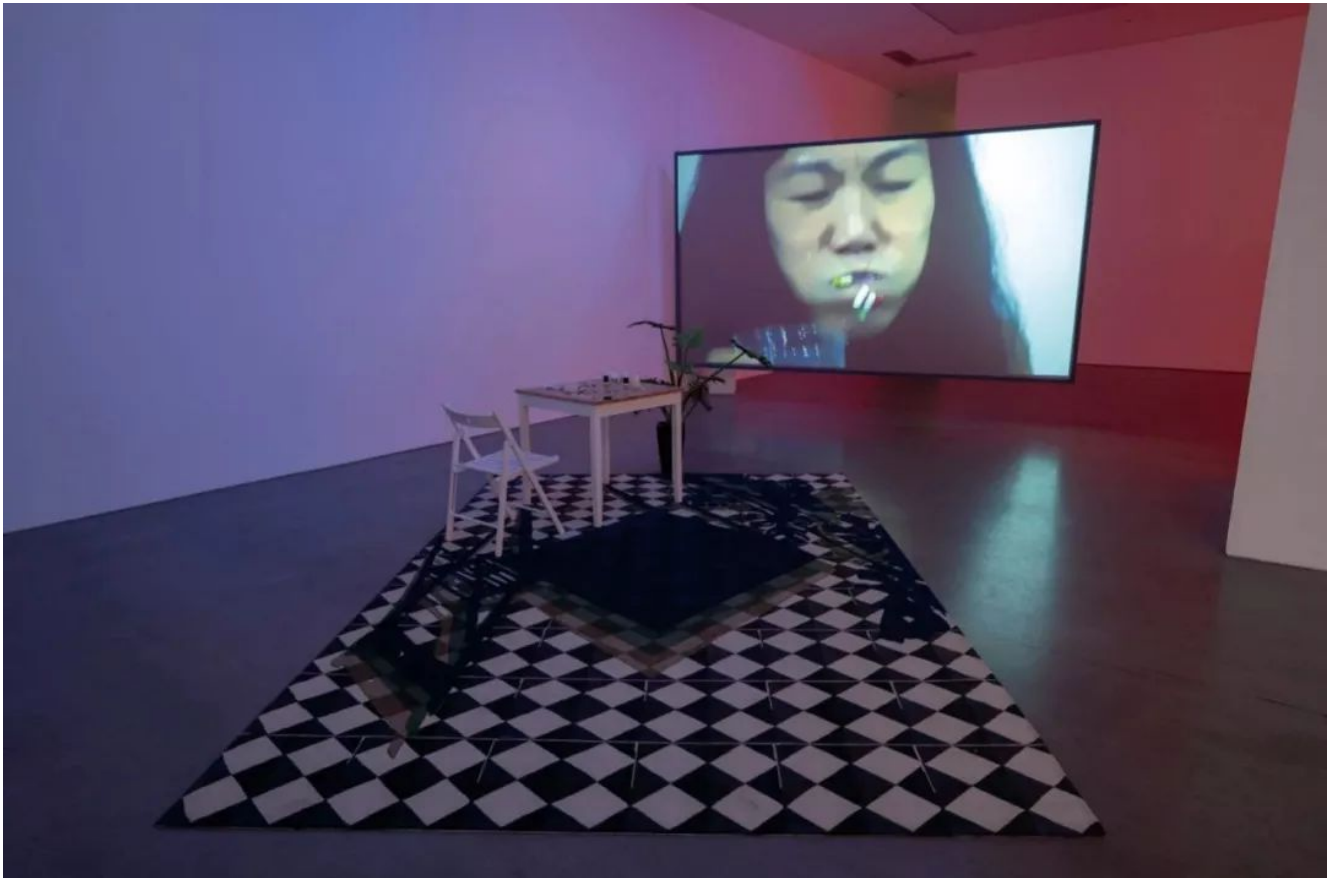
“都市演绎” 英国曼切斯特 URBIS 艺术中心 2006 年

卢：在“绝缘”之后的“都市演绎”，有更明确的叙事的意图，我们可以将这两者的关系视为是从形式语言上的探索到侧重于在作品叙事上有所表达吗？

邢：2004开始创作的“都市演绎”，我的想法起点于此：避开拍摄现实，拍假的和编造的。完成之后，最终回到了目的地“现实”。我记得当时朱其问我，是不是在有意识地玩当时最时尚的几个手段“摆拍、数码PS、模型”？其实不是的，我主攻的方向是“想法”，寻找到创作的着手点，但却不谋而合地集合了所谓的“时尚”手段。

卢：近几年你创作的着眼点？最近在北京看你的展览，更多是对自身处境和生命经历的描述？

邢：近年里，我很少做摄影的新作品，更多为视频和装置。我一方面有点厌了，另一方面，我的“美术情结”开始让我手痒，我想对材料和立体的创作进行尝试，同时也试图不要自己被“困”在习惯性的媒介和方式里。所以，在我走出“病”状之后（我度过了一段很长的健康困境），我做了一系列非摄影的作品，“线”“生命处方”都是录像作品；“只缘生在此山中”“未命题/地毯”都是材料和装置；“药”头像系列是画布打印。



“生命处方”装置现场 北京博而励画廊 2019 年

尽管邢丹文的创作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当“观念摄影”在中国成为一种流行样式的语境之中，她始终从面对的对象/现实和创作的动力出发，“不要自己被‘困’在习惯性的媒介和方式里”。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一种创作媒介，摄影对于邢丹文而言是可有可无的。

撰文/卢迎华

图片/艺术家工作室